

天心小传

他第一次看到"奇怪的东西",是在上幼儿园的时候.

----像是模糊的重影,出现在每个人身边,并随着动作而扭曲.

当时节约用眼的宣传铺天盖地,他也认为这是自己视力下滑导致的,并苦恼于如何向父母开口要求配一双眼镜.但很快他发现这可能并不是自己想的那样,随着他长时间注视一个人,这个人身上的影子变多变大,而其他人的影子却相应减少.这与近视的症状截然相反.

这个影子可以被触碰吗?年幼的他起了这样的好奇,然后被第一次叫来家长.

每个班里都有几个奇怪的孩子,可能是因为调皮,也可能是因为早熟或者晚熟,他们行止有异,与其他孩子也不太想处得来.他在老师眼中就是这样的孩子,无论是上课还是休息,总是呆呆地盯着某个人看,这让小朋友和他们的家长很不自在.如果仅此还算是孤僻,老师也有考虑是他想跟那个小朋友玩,却不好意思开口的缘故.但他很快给身边的人带来了新的困扰.

他试图触摸影子,但一无所获,影子好像在躲避他的手.尝试好几遍也不能如愿,他想到了新的办法.

幼儿园中午有强制的午休,所有人来到统一的午休房,在各自的床铺上休息.喧闹小孩子会在这时片刻安宁,而他们身上的影子也会同时缩小,只有体表的薄薄一层.

看管午休的老师在低声打电话,眼睛看向门口的位置;周围的孩子已经睡熟,只能听到偶尔翻身时传来的木板声响.他偷偷下床,蹲在床铺间的阴影中移动.他很快发现了一个影子最明显的孩子,那是个刚从睡梦中醒来的女孩,身上的影子也像没睡醒一样迟缓,慢悠悠的从体表浮出,他立刻伸手去抓,但又抓了一空.

那女孩可能是想去卫生间,刚从床上探起身,而影子就在她身前一公分的位置,像个比她小一号的椭球.当他伸手时眼睛与半睁着眼的女生对上,女生惶忪的眼睛骤然放大,那椭球形状的影子也在此时缩回她体内.女生受惊之下身子一歪,已从床上翻下,蹲在床侧的他赶忙伸手去接,然后他第一次触碰到影子.

不是他速度比之前几次更快,而是影子自己浮现在他张开的双手中,下一刻女生落下,与影子重合,一声尖叫响彻午休室.

多次尝试后,他逐渐明白了那些影子一样的东西是什么----未来短暂时刻的影像.

并非确凿无疑的未来,而是会因此刻行为而不断变化的,未来众多可能的绞揉.由于其模糊性,即便自己不进行任何干扰,也会出现多道不同的"未来"相互交杂,难以看清,也因此几乎没有什么用处.

幼儿园的三年转瞬而过,伴随着对能力 对自我 对未来的懵懂,他来到小学.

然后看见了,那个在幼儿园中,被他吓到的孩子.那个女孩像在找人般四处张望着,然后看向了他的方向.

女孩一眼就认出了他,眼睛瞪着大大的,然后嘴巴一撇,就要哭出声来.

他吓了一跳,往旁边一跳想要躲开----只求别被发现与他有关系.幼儿园的那次他被勒令在双方家长与围了一圈的小朋友们的注视下向女孩道歉,那场景可太丢人了,他绝不要再来一次!

而此时,女孩的头刚刚转来,然后不带停留的转向另一个方向,有些焦急的在人群中扫视.他刚才的躲闪正好躲开了女孩的视野.

像是录像带被倒回,然后重新播放,刚刚出现眼前的景象再次浮现,只是细节上稍有不同.

----他刚才看见了未来,从未有过的,清晰的未来,

.

女孩像被惊到的小鹿般跑开了,但只跑了几步,就面色通红的蹲在地上.

女孩告诉他:来送她的母亲一转眼就消失不见了.

女孩哭着不说话,她的裙子慢慢浮现出水渍.

女孩破涕为笑,对他说.....

女孩什么也没做,她站在人群中,张皇着找寻着自己那位不知去向的母亲.她还没有看见他,但与女孩相关的数个未来已经同时出现在他的眼中.

就像小学的入学考试题中,与他一对一的老师不厌其烦的重复:

在四个选项中选择正确的那一条,记住不要多选,也不要不选,选你认为正确的那一条.

于是他做出了选择.

上前一把拉住女孩的手,然后朝一个方向走去.

女孩被他拽着走了两步,才开始挣扎.

"我知道你母亲在哪."

挣扎的力道立刻弱了.

绕过一个墙角,他们停下脚步,眼前是卫生间.

"妈妈在这里吗....."

女孩弱弱的说道.

"不在,但你需要上厕所."女孩的脸立刻就红了.

他从未见过这么容易脸红的人.

"可 可是....."

"那个我可帮不了你.对了,还有这个."

给女孩手里塞了包餐巾纸,然后就把红着脸的女孩往女间推.

这样就可以了吧.他靠在旁边的暖气片上,松了口气.

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女孩就会当众尿出来,这可太尴尬了,比在众人面前向女生道歉还尴尬!虽然不是自己尴尬,但他也不希望别人如此.

"谢谢你."

女孩不知何时已经出来,脸上羞红未去,小声对他道谢.

他左看看 右看看,终于确定这张小脸上没有哭过的痕迹,然后满意的笑了笑.

女孩看着他笑,也笑了起来.

这丫头果然还是不哭的时候好看点.他这样想着,确信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项".

女孩成为他在新学校里交到的第一个朋友.

对小学生来说这并不寻常----男孩子怎么能和女孩子一起玩呢?

而对他而言也有类似的不解----为什么自己的能力只对这个丫头效果这么好?

不像最初时看谁都是模糊的黑影,现在他只要专注的看某一个人,就能看到未来较为完整的一段影像.

跟他关系越好,距离越近的看的也越清晰,但无论是谁,都没有女孩的影像那样清晰而持久.她是特别的.

两人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一起.他们在一起上课,一起在课间的操场上看云朵,甚至就连女孩上厕所时他都会守在外面----这当然是女孩的要求.

而放学后,他们则会手拉手一起回家.

他从未见过女孩的父亲,而她的母亲显然也不是个可靠的家伙,晚上经常不知几点才会回家,只能让女儿自己热剩菜剩饭.

----了解这个情况后,他果断把女孩拐回家里吃饭.

女孩母亲来他家里拜访过几次后也允许了这种情况.两家人在饭桌上相谈甚恰,却不知聊的是什么.

在大人开始讨论无聊的话题前,他翻了个白眼,拉着女孩去往另一个房间.

.

女孩是个胆小又爱哭的家伙,这一点他早已清楚.但他们在一起时女孩却从来没有哭过.

如果女孩的心情像是天上的浮云,那么他就是操控浮云来去的清风.清风来去,吹动了屋檐下的风铃.

"叮铃~叮铃~"

一年流转,四季不休,但无论寒来暑往,他们的世界都像永不结束的夏天般喧闹.

他能看见一个人的未来,但未来却从来不由个别人构成.

无论孤僻也好,开朗也罢,每个人都与他人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当时间从现在步向未来,发生改变的也不只是"人",更是人与人间的"关联".

甚至后者的重要程度更在前者之上.

在没事的时候,他就拉着女孩去操场 去公园 去游乐厅 去书店 去网吧(然后被轰了出来),他们前往各种人多的地方,他观察人群,看着人与人间的互动与千姿百态的关系.而女孩看着他.

家人调侃他们这是去约会,而他对此只是翻个白眼:小学生怎么可能会去约会?而且我们是去做研究啊!

白天到处乱逛,晚上吃完饭后他们又一起出来,去附近的小山上看星星.

大人说星星是不动的,但他看来可并非如此.几乎每一颗星星都会动,遵循着各自不同的轨迹,在他目光下划出明亮的光轨----那是一个个漂亮的同心圆.星空仿佛一个大纺锤,将他们包裹其中.

斗转星移,弹指之间.

他把看到的東西给女孩说,女孩只是咯咯地笑.

真是个大笨蛋.他这样想着,看向女生.

女生也看着他,那双明亮的眸子仿佛跨越了无数时空,在星光下,暮光中,在晨光小鸟初啼时;在草地,树林,书房里,在他们已经走过与没有走过的一切地方.

看着他.凝望着他.注视着.

像是篝火,像是恒星.无论他看到了多少变化莫测之物,回首之时,这双包含笑意的眸子依旧.

他突然看见了.

看见了他们间那闪烁光辉的线条,看见了他们间不可更易的"联系".

然后借此,看见了世界万物的联系.

.

天上星河铺卷,地上光流浩荡.以此刻为起点,一道波浪同时向过去与未来席卷;以此时万物的联系作为基准,前往"上一时刻"与"下一时刻"万物的形态.

他周围的一切折叠成了一本摊开的书卷,可供他前后翻阅----近者清晰,远者模糊.但即便是模糊书页,也随着浪潮推进而逐渐清晰.无穷无尽的信息将他淹没.

他昏倒了.

在有记忆起,他便从未生病过,但此时一病如山倒.

高烧带来的幻觉与他的能力错杂一起,世界成了一个万花筒.窗台的花朵伸了个懒腰,把自己从花盆里拔了出来,落地却成了一只点缀着小花的拖鞋,他抬起头,拖鞋的主人是已经长大的女孩.女孩----少女看着他,轻轻一笑,面容从稚嫩到娇艳,从娇艳到成熟,又从成熟到苍老.转瞬间她已满头华发,皱纹满面;只是那笑容依旧.

然后笑容褪色,露出惨白的骷髅;然后骷髅腐朽,化为尘土为风吹去.

他伸手去抓,那风像幻影一样从指缝间溜走,什么都抓不到.

他看自己的手, 什么也没看见; 他看自己的身体, 那里空无一物. 他想"看", 但"看"本身也已没有.

他变成了.

他醒来了.

女孩扑到他的身上, 他的父母喜极而泣, 就连女孩的母亲也守在一旁.

但他的心里却一片死寂.

女孩朝他扑来前, 他没有提前调整姿势, 而被撞到了鼻子; 他父亲用颤抖的手上下翻找, 他却没有看到父亲在找寻什么.

他"看不见"了.

但并非是能力不再, 而是能力已经结束----席卷万物的浪潮已推至时间的终焉. 他已看到一切的尽头.

女孩抱着他哭泣着. 这并非伤感的眼泪, 而是源自欢喜与后怕. 但他知道她以后还要流无数泪水, 却是因痛苦与无奈.

母亲在给医生塞红包, 医生连连推辞. 他不知道红包的金额, 但知道父亲创业失败后, 家里未来的生活有多么窘迫.

他并非看见, 而是知晓; 知晓, 但不能改变.

越近的未来有越多的杂波, 即便最微小的干扰也会造成未来的无数变化. 但对于遥远的未来, 一切有如大坝崩溃, 万千洪流终究合并归一, 汇入大海.

而他, 就是世界的"杂波". 在波浪向过去与未来席卷中, 他的影响被逐渐消去, 直到一切归于"确定".

他醒来, 看到的却是一个再无变化的世界.

.

小孩子总是多变的. 他的父母这样讨论, 相互安慰. 小孩不就是这样吗, 一会喜欢这个, 一会又喜欢那个; 上一刻视若珍宝的玩具下一刻便被随意丢弃. 若论人性思变, 应该也没有比小孩更好的例子了.

但也正因如此, 说不定下一刻就会变回来呢?

但女孩却没有这样想,她哭的那样伤心,仿佛要将以前没有流出的泪水都在此刻流尽.

----而他像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一样,对一切无动于衷.

在醒来后他便刻意的与女孩保持了距离,仿佛一夜间形同陌路.不光如此,父母 老师 同学,他开始避免与任何人接触.

如果生活是一盒巧克力,那么它入口时的香甜只占了其吸引力的小半.它会是什么味道? 它会包裹着怎样的内馅? 入口前的"期待"散发着比巧克力本身更诱人的美味.

浪潮拍打在现实的彼岸,而风带回了终焉的讯息.他听着风声,在品味懵懂的青涩前先闻到了腐烂的恶臭.

他听闻,新生儿高亢的啼哭中混杂着将死者急促的喘息;他见证,美好的誓言在立下的同时已遭背弃,然后被双方随意遗忘.

他哭泣,但泪水在流出前已然干涸.

无从改写,无从更易,命运原来是这样残酷的东西吗.

女孩要搬家了.

在母亲告诉他前,回归平静的生活已持续一段时日.他像其他小孩子那样上学 玩耍,对一切新鲜事物大呼小叫,仿佛还有无限的未来在等着自己.他驯服的走向那良夜.

----在女孩的未来中,没有他的存在.

在女孩搬家前的几日,女孩将他约出.在他们曾一起看星星的小山丘上,两人轻松的聊天.好像以前那样.

只是这次,女孩说,而他静静地听.

女孩说自己的迷茫.其他孩子都有父亲,背影宽厚如高山,为什么自己没有呢? 是自己.....被讨厌了吗?

女孩说自己的孤独.那是饭菜热好后,微波炉发出的响声,如果不去管它,讨厌的声音一直在空荡的屋中回响.

女孩说自己的快乐.那是与某个人一起读的绘本,五彩的油墨从书中流出,在灰色的小屋中勾勒出童话般的色彩,从此灯光熄灭后,也有彩色的梦与她为伴.

女孩说自己的幸运.在难过到想哭的时候,有只手拉住了自己,然后无论喜怒哀乐,这只手一直不曾松开.

女孩说自己的担忧. 午夜钟声敲响, 灰姑娘躲回自己的小屋, 埋头进单薄的被褥; 美好的舞会像将醒未散的梦境, 残酷的与冰冷的现实共存. 不知当晨光照彻, 是否真有梦中的王子将她找寻?

女孩说自己的恐惧. 那不是阳光下消散的泡沫, 而是直到人鱼离去, 王子也未曾了解的心意.....

女孩说了好久好久, 直到日影黄昏, 那燥热的夏日去了, 晚霞带来凉意的风.

在一切说完的时候, 她看着他, 往日明亮的眼眸已蒙上了朦朦雨雾, 却还像从前那样, 歪着头, 盈盈笑着.

好似大梦初醒, 还带着迷茫与不舍, 却已获得了力量, 能独自走向前方未知的黑暗.

.

他突然发现自己从来没有认真看过眼前的女孩.

不是未来影像中活动的客体, 不是跟在自己身边的小跟班, 亦不是一个因未来清晰而特殊的人.

就是站在自己眼前的, 她.

在四个选项中选择正确的那一条, 记住不要多选, 也不要不选, 选你认为正确的那一条.

他一直遵循着这样的信条, 视人生如大戏, 视他人为角色, 听他摆布剧本姿态, 演奏出一场场精彩的戏剧.

直到此刻方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也是舞台上的一员, 只是一直站在帷幕后, 自以为是的评头论足.

原来在自己驻足的时候, 他们 她已走了这么远, 以致此刻回过头, 向呆立的他发出邀请.

"快来吧, 我的朋友, 我知道未来有黑暗与困境, 我知道美梦总会醒来. 但至少, 让我们一起前进."

于是他伸出手, 便有人将手拉住. 就像曾经, 他拉住那个人那样.

Knock knock

是谁在叩响门扉? 又是谁在叨扰这宁静的夜?

Knock knock

是谁在呼唤？又是谁在抗拒这绮丽的梦？

女孩还是搬走了，这并非他的缘故，而是女孩母亲工作岗位变迁。有些事情终究无法改变。

女孩搬去的地方非常远，远到想见一面也非易与。

于是他们成了笔友。不用即时性强的电子设备，而是最传统的纸笔。女孩写她新家附近的落叶，写自己来到新时区的好奇，同时还附了好几副画，画上是高大的乔木与垂落山谷的星辰----她新学了素描。而他则把信件当成了随笔，写那些千奇百怪的想法，写那些最瑰丽的梦。

自己曾拥有的能力仿佛也成了梦的一部分，连带那对命运尽头的匆忙一瞥，回首而望时都已带了朦胧。

唯一能让他确信那并非梦境的只有镜中的影像。自从无法看到未来后，镜中他自己的影像也一并模糊，并非视力不足的缘故，而是无法清晰自别。他面向镜子，能看到里面映出的人形，但他却无法将这个形体与"自我"相对应。

这两者间好似有什么关联，但他没有细想。

不再瞻前顾后，他认真的行走在自己人生的道路上，手心还带着往昔的温度。

.

在道路上他看见了许多人，也经历了许多事。

他似乎又慢慢看见了自己。藏在不同人的眼中。

是儿子，是朋友，是同学，是行走的裸猿，是地球上的一部分.....是千变万化的身份，也是与他人，与整个世界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看见了无数个"自己"，又在无数个自己眼中重新看见世界上的一切。

他看见了他，他看见了她，他看见了她，她看见了它，他看见了她，他看见了她，它看见了她，他看见了它，她看见了它，它看见了它，它看见了它，她看见了她，它看见了它，他看见了她，我看见了它，她看见了它，它看见了它，他看见了它，她看见了它，她看见了她，它看见了它，他看见了他，它看见了她，它看见了她，他看见了她，她看见了它，她看见了她，它看见了它，他看见了ta.

在无数视角中他同时看见了过去 现在 未来，他也同时明晰了自己能力的本质。时间与空间在他的目光下均匀摊开，化作向外缓慢扩散的灰白色无定形质。而因果是其中每一个原子间微弱的引力。

他看见了祂，在每一个时刻，每一个事物身边，祂看着他们。

看着他.

祂看着祂.

未用

在周围人的未来中, 没有他的存在. 爱人 亲人, 甚至擦肩而过的陌客, 他不存在于他们的未来中.

往日明亮的眼眸蒙上了朦朦雨雾, 他注视许久却再也没有寻见, 其中自己的影像.

在意识到自己是世界的杂波后, 他便再无法清晰自别----这是未曾告诉任何人的症状. 他照镜子, 镜子映出一个人形, 但他却无法将这个形体与"自我"相对应.

仿佛是对他肆意窥视未来的惩罚, 在失去"看见未来"的能力后, 他连看见自己的能力也一并失去; 在不能看见自己后, 一切未来都再与他无关.

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写作业, 然后在洗漱后, 跟自己轻声道晚安.

失去过程的结果已是一团糟, 而结果本身却更为可悲.

像是女孩还在时那样, 他开始四处闲逛.

在拥有能力以后, 似乎再未认真看过他人. 他们是承载未来的客体, 是"选项"中的名词----却不是活在此刻的人.

手心还带着往昔的温度, 无法认出自己的少年重新看向被自己忽视的一切.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忠贞者背伴侣而去; 薄情寡义者为爱情献身.

奴颜婢膝之人在最后挺直腰杆; 一生孤傲的学者为满纸荒谬的研究站台.

谎话连篇之人唯一一次仗义执言但无人相信;

二小无猜的青梅竹马间最后一句话却是谎言.

每个人的一生似乎各不相同; 每个人的人生似乎别无二致.

他在无数人眼中看见一样的梦想, 一样的不甘, 一样求而不得, 一样得而复失.

他在不同事物中看见了自己, 又在不同的自己眼中重新看见了世界.

他突然有了一个念头, 这念头是如此强大, 以至于在诞生的瞬间已占据了他所有的思绪.

----他希望所有人, 都能有一次"选择"的机会.